

经傲  
Ao Jing

经傲 (b. 1993) 现生活工作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当代艺术实践公共研究方向。经傲探索各种质材在不同环境中成为雕塑、行为、影像的发生方式，在非二元对立的语境中，探索“物质”与“非物质”、“意识”与“无意识”间的暧昧关系。

相较于当下以辩证思维为主导的艺术生产模式，经傲的创作更偏向于叙事性文学，通过不断地提出问题并在疑问中游走，将自身对生命所有的态度与抉择，均诚实地呈现于作品中。

近期个展：神游，星美术馆，上海，中国（2024）；意中人，苏河皓司 -skyline，上海，中国（2024）；一个蒜一个坑，魔金石空间，北京，中国（2023）。

近期群展包括：年轻艺术家的求索，亚纪画廊，台北，台湾（2024）；在缠绕里编织，在穿刺间缝补，69 Art Campus，北京，中国（2024）；超媒体艺术节MMAF，上海，中国（2023）；木之所及，P.art Group，上海，中国（2023）；消失的展览 | 第四幕：自然之默，知美术馆，成都，中国（2023）；环形容器，元美术馆，北京，中国（2023）；建议以看待树林的方式阅读展览，魔金石空间，北京，中国（2022）；遇见·预见，中国当代艺术藏家推荐展，博乐德艺术中心博物馆展厅，北京，中国（2022）；一双，蜂巢艺术中心，北京，中国（2021）；当且仅当，狂风卷起巨浪，阿那亚艺术中心，秦皇岛，中国（2021）；世袭领地，宝龙美术馆，上海，中国（2021）。

经傲曾获得 UCCA Young Associates 年度艺术家奖项（中国北京，2023）。

## 对谈 | 材料先知

J= 经傲

M= 魔金石空间研究部

**M:** 这次个展“一个蒜一个坑”的灵感来自哪里？

**J:** 今年春天，我的工作室里有一堆妈妈给的山药颤颤巍巍地发了芽，向上越长越高，和我从山边、菜园兴起捡来的石头、树枝、螳螂壳在一起呼吸、共存。它们偶然在我路过的时候发出了某种邀请，作为回应，我用陶重新塑造它们的生长形态。我没有预想这种自然物最终会变成什么样，我是在时间和偶然性里看见它们在不同环境里发生。某种程度上，我更愿意遵循材料本身的物质性，减少刻意的控制。比如对于陶，我希望这个材料从惯常对它作为“器物”的认知里脱离出来，在我的手里更“自在”，回归材料自身，我把它看作一团土。我尽量在意识层面、物理层面让材料融入到我的环境中，允许它进入我的场域但不直视它，避免完全用意识来控制和设计材料。

**M:** 听起来你是透过观察物质的存在方式和它们形成相对平等的关系。当然材料有自己不可变的属性，你怎么在这些属性外介入其中？

**J:** 信任物质、真诚地认识材料是我创作的基础。我用过檀木、琴弦、鼓皮、马毛、鱼骨，当然不止这些。我关注的是如何链接材料和材料，单纯的材料反而在我的作品里“不重要”。用什么样的东西取决于我的生命状态，我从身体周遭感受到的讯息，这是一种天然的直觉。我关注的并不是材料本身，而是材料和材料形成的一种抽象关系。我认为物质本身有自己的能量，在和物质相处、利用它们工作的过程里，我会从中吸收能量，物质比我先知，在与物质并行的过程中我会重新感受物质带来的能量。这种无形的能量返回到我这，经吸收和转化会再返出去，如此往复。

**M:** 意思是你在用物质谈一种游移的结构？

**J:** 光把一件作品创造出来不是我的目的所在。当我为一件作品找到起始的基本落点后，就会想不断地补充这个结构，最后它们交缠在一起，变成一种更加抽象的关系。

我觉得这种关系不能以粗糙或精致的结果来判断，对我来说是选择和认识的问题。我更愿意在二者之间选择一个合适的度，这个度恰好可以容纳我的思维、感受和精神气息，让作品中的不确定性搅动多种认知的自由度。

比如展览里的三个声音作品《漂浮的错觉》，我用非常理性、体积感强烈的电机和铁结构去连接底下颤颤巍巍的山药和线。电机的摆动是规律的，但因为下面的结构改变、加上连接处的缝隙，金属铃铛或陶铃发出了不可预期的声音。所有这些——从电机到铜线再到声音——都是我的材料，它们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主次，它们在相互发生关联产生连接，但我已经不在其中。我想避免过于目的性地刻意进入创作，某种程度上是我培养感受力的方式。

**M:** 让我们讨论的大一些，你怎么考虑整体空间和作品的关系？

**J:** 我想呈现一种“留白”。不光指物理的空间的空，我要给我的思维和感受留有余地，不会释放殆尽。

我不想把东西给弄得太满，水满则溢的感觉不是让我很舒服。我接受创作中粗糙的部分，想通过这些过程意识到一些东西。在这之后如果忽略材料本身的属性，再在身体和它们产生关系时对材料进行执着的驾驭和改造，就不对了。

我需要非常轻盈自在的状态，但一定要建立在我个人的经验上，我此刻的体验是相对空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作品里不确定的，看似脆弱的部分，那是一种临界的、触动神经的地方。这个暧昧的东西可能随时滑落，也可能一直保持在那里，这种不确定的部分某种程度上是我创作的基底，不是随机，是更接近无常。

**M:** 谈到无常，你对声音的使用和过去不同，过去以制造声音事件为目的，但这次的声音更像物质的其中一种属性。你对声音的理解改变了吗？

**J:** 我过去的作品是想使用声音在公共场合里制造一个场域，制作发声物来邀请别人到我的世界。我现在认为声音在创作里是材料的其中一种，它和人文空间里的其他声音并不冲突，两种可以是和谐的对话关系。所以这次展厅虽然充满声音，但只有当你靠近才会发现它们的来源，在整体上是和外部世界融合的。我想这种声音可以被解读成一种“不造作的声音”，它以摇曳的、生动的状态去说话，去表达，作为一种若有似无的存在等待发现。

相比之前我可能放下了一些“执念”，或至少我在尝试放下执念。举例来说，假设有一个人起舞，她/他在衣服下的律动与裸身的律动是不同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裸身更自由。两者都是身体在面对情境后作出的行动，我说的“执念”就是目前阶段被包裹在身体上的布，我正在从布的“限制”里感受自由。这是我在个展里和未来追求的。

**M:** 要从你的作品里谈限制，直观的会想到来源不同的材料如何发生关系。比如石头和树枝，不同材料的关系或说契合度有一定的极限，你怎么理解这种边界和限制？

**J:** 限制不只是材料，空间、时间、技术等方面也都有极限，但反而是这些极限提供我在既定的框架里寻找最好的状态，捕捉最合时宜的感受。我在尝试用物质真诚地表达，你信任物质材料的话，材料自己会“说话”，甚至某些时候我也会信任粘合剂的物质性。我所认识的自由是在一定的边框里发挥自己的能量，我的工作室里堆叠的物品太多了，有时候甚至会阻断我和它们的连接。在展览空间里我的选择变少了，反而更能从一个框架里选择、取舍。

**M:** 选择和取舍的过程里，你的主观精神在这种自由里是怎么运作的？

**J:** 我相信对物质世界的不断感知会给我一种精神性的回馈。这种不可见的能量也好、精神性的感知也罢，在每个个体上发生作用后，被吸收再反馈给外界。我觉得有点像“有”和“无”的概念。作品成立后，我以观者的身份又一次地步入展厅，这时伴随“创作者”或“我”的某些东西在慢慢消失，同时一些东西也会生长出来。我与它们的关系是变动

而共存的。

我之所以自称我的作品是叙事，是因为它们和我的经历、变化息息相关——我每天的生活，我时时刻刻的思考，细微的心念变化，甚至我的身体感，不止是创作的身体，日常活动的身体和健康状态也在其中。生理期的时候我不得不休息让工作停滞，这段时间身心关系是微妙的，也会影响。所有这些都会生成关于我的故事，我用作品呈现了当下的“我”，材料、声音或颜色叙述了我是谁，在整合和重新消化这些物的过程里，就会生成一个所谓的“故事”，但它会以中性的方式表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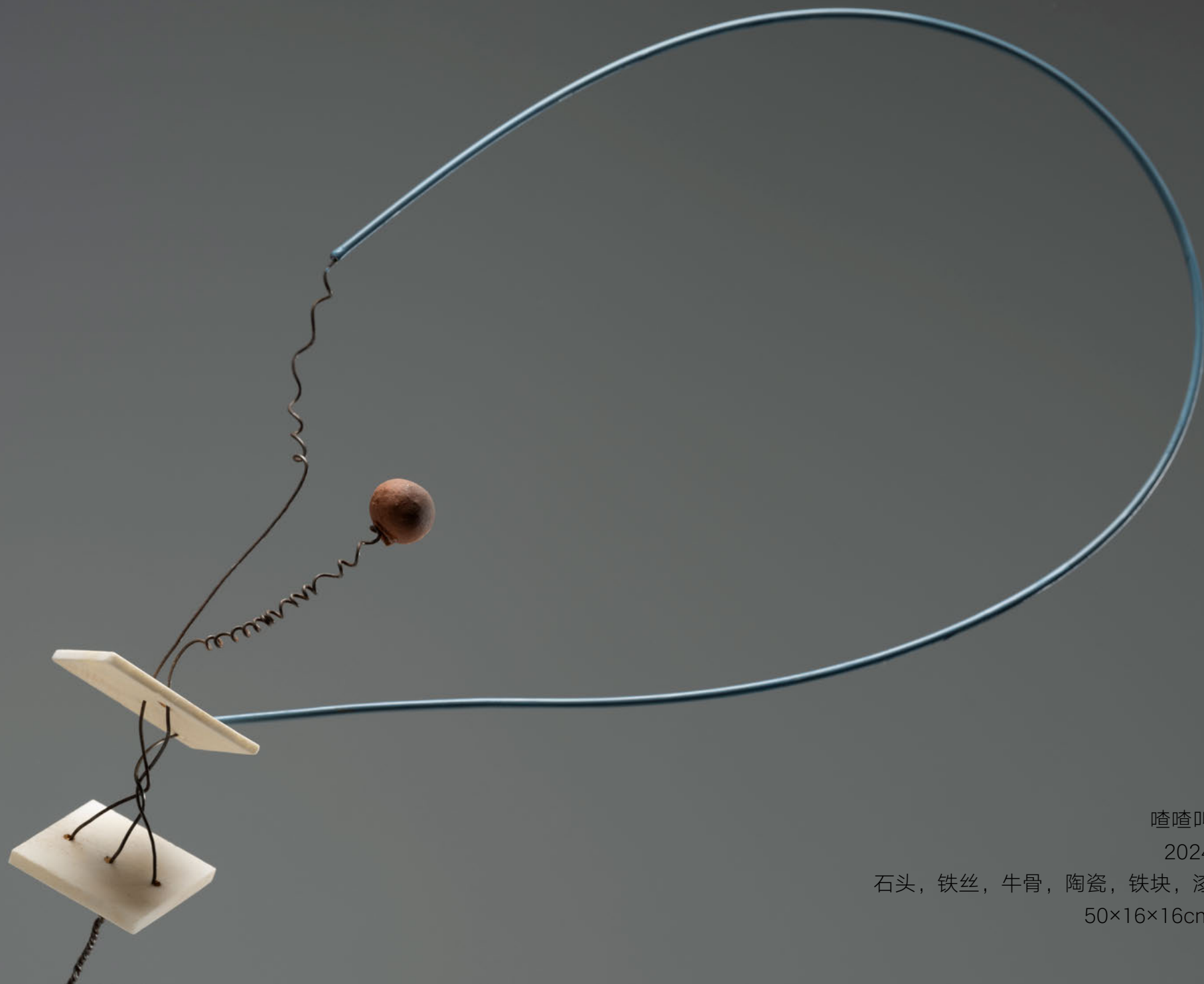
喳喳叫

2024

石头，铁丝，牛骨，陶瓷，铁块，漆

50×16×16cm





喳喳叫

2024

石头, 铁丝, 牛骨, 陶瓷, 铁块, 漆

50×16×16cm



巢

2024

木头，铁丝，猫毛，陶瓷，线，牛骨

30×66×30cm





一个蒜一个坑  
2023  
展览现场



一个蒜一个坑

2023

木头、铜、琴弦、铁、陶瓷、朱砂珠

60×40×100cm



脸红

2023

铜、陶瓷、马毛、铁

28×60×17cm





幸运的光顾

2023

铝、陶瓷、马毛、草、铁丝

138×100×88cm



幸运的光顾

2023

铝、陶瓷、马毛、草、铁丝

138×100×88cm



怪虫

2023

铜、陶瓷

105×43×96.5cm







一种比喻

2023

树枝、石头、木板、陶瓷

80×27×28.5cm



一种比喻

2023

树枝、石头、木板、陶瓷

80×27×28.5cm

MAGICIAN SPACE

魔金石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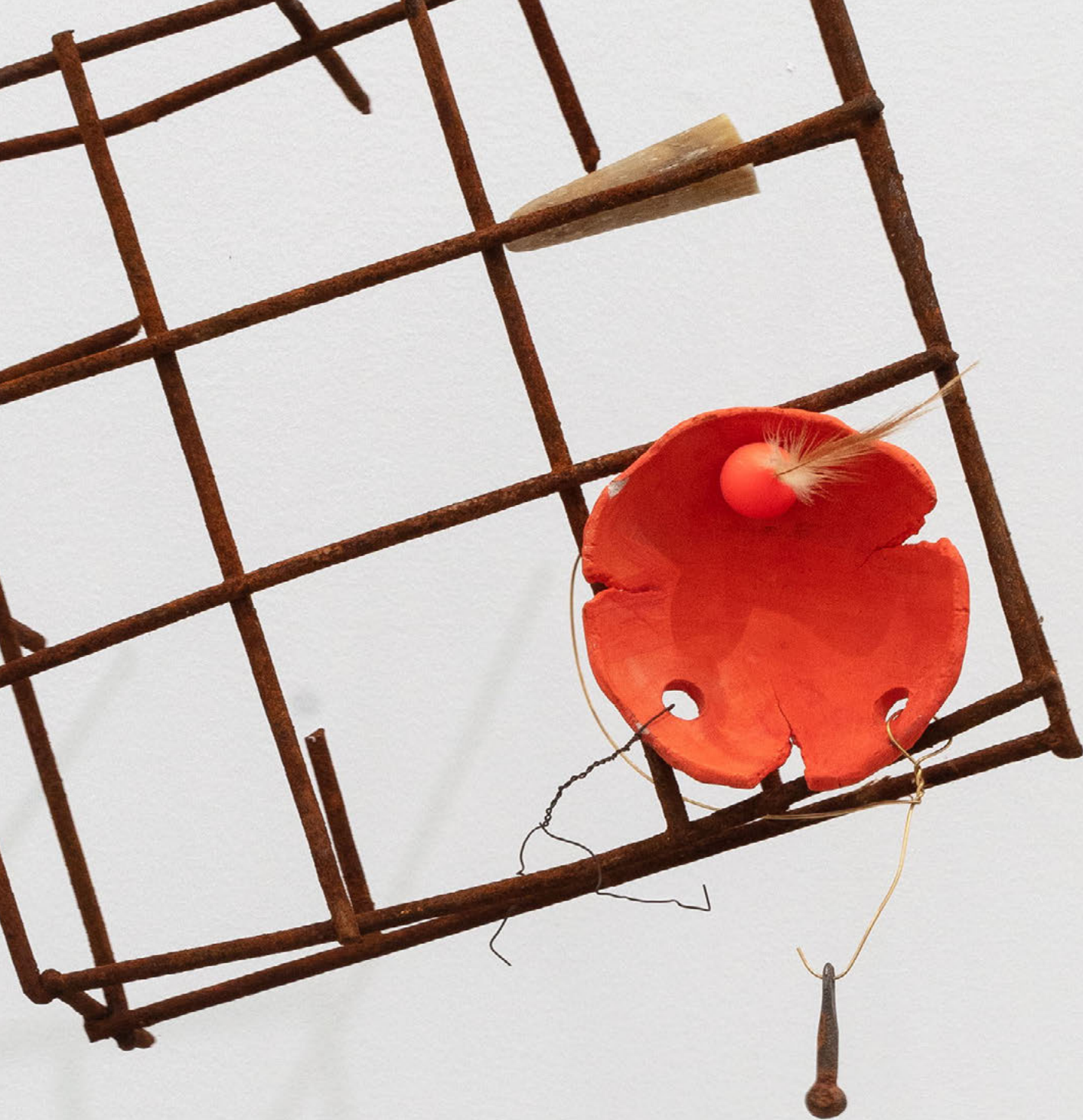


湿润的太阳

2023

铁、鹿角、陶瓷、铜、铁、蒜头的球

43×34×30cm



湿润的太阳

2023

铁、鹿角、陶瓷、铜、铁、蒜头的球

43×34×30cm

MAGICIAN SPACE

魔金石空间



一个蒜一个坑  
2023  
展览现场



隐藏的权利

2023

铁、铜、玻璃钢

186×120×140cm



干草车

2023

陶瓷、羊皮、马毛、蜡线、银杏核

27×22×35cm



干草车

2023

陶瓷、羊皮、马毛、蜡线、银杏核

27×22×35cm





漂浮的错觉 2

2023

陶瓷、铜、电机、蜡线

168×65×80cm



漂浮的错觉 2

2023

陶瓷、铜、电机、蜡线

168×65×80cm

MAGICIAN SPACE

魔金石空间

独眼国王

2023

树枝、陶瓷、皂角刺、弹簧

51×87×30cm





独眼国王

2023

树枝、陶瓷、皂角刺、弹簧

51×87×30cm

一粒豌豆大小的糖珠

2023

铜、皂角刺、陶瓷、铁、朱砂珠

24×22×18cm



MAGICIAN SPACE

魔金石空间

朝露  
2023  
玻璃、铁、电机、木头  
55×150×150cm

MAGICIAN SPACE

魔金石空间



朝露

2023

玻璃、铁、电机、木头

55×150×150cm



迷信的管束

2023

陶瓷、3D 打印树脂、铜、马毛、石头、檀木、牛乳牙(自然脱落)

114×34×35cm





迷信的管束

2023

陶瓷、3D 打印树脂、铜、马毛、石头、檀木、牛乳牙（自然脱落）

114×34×35cm



迷信的管束

2023

陶瓷、3D 打印树脂、铜、马毛、石头、檀木、牛乳牙(自然脱落)

114×34×35cm

停顿

2023

铜、鱼钩、马毛、鱼刺、鹅卵石、木头

84×31×38cm





停顿

2023

铜、鱼钩、马毛、鱼刺、鹅卵石、木头

84×31×38cm



“哼的咳嗽”

2023

邻居家自然死亡的树，铜，铝，鱼钩，珊瑚，陶瓷，皮，  
我妈种失败的葫芦

230×140×120cm(尺寸可变)



巧妙的伪装

2022

铝、树枝、木头

24×12×18cm



无题

2021

陶瓷、铁、羊皮、木头

94.5×26.5×4.5cm



无题

2021

陶瓷、铁、羊皮、木头

70×55×13cm



“引”

2021

陶瓷、铁、蜡线

15×9.3cm





“引”  
2021  
陶瓷、铁、蜡线  
15×9.4cm



A Missed Encounter  
2021

铝、亚克力、水、不锈钢、塑胶管  
尺寸可变

## 经傲：穿过固定和紧缩的枝条

Ocula  
文 / Ying

尽管早已有各种征兆和铺垫，经傲的首次画廊个展比想象中还是来得更快一点。过去一两年内，经傲参加过蜂巢当代艺术中心、魔金石空间、拾万空间等画廊群展，并且参与了在阿那亚艺术中心、知美术馆和画廊周北京公共单元的机构展出。相对高的参展频率，让这位名字和作品都颇具辨识度的年轻艺术家迅速在行业内累积了一定的关注度。近期在魔金石空间开幕的个展“一个蒜一个坑”展出了艺术家近 20 件装置，其中一部分是创作于 2023 年的新作——包括在展厅内用数天时间沉浸式制作完成的作品。它们附着在地面、墙壁、天花板上，好像一个从褪去的潮水中浮现出来的世界。

日常的材料，亲密的氛围，以及抽象的形式，不经意间让我闪回到数年前在木木美术馆以及佩斯画廊北京空间展出的理查德·塔特尔（Richard Tuttle）。我试想了伊娃·海瑟（Eva Hesse）、加里·奎恩（Gary Kuehn）等后极简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并回到艺术家自身的创作中探索她如何发展自己的语汇——那么，材料是最先浮现出来的一个要素。

艺术家的创作使用了木材、树枝、金属、陶瓷、马毛、琴弦、石头等多种材料。仅仅在一件作品中，观者往往能找到天然 / 工业、有机 / 无机、原材料 / 拾得物等几组来自对立属性范畴的材料。从整体上看，能感受到艺术家偏好对材料进行有限的干预——例如，对于铜片或铝板等工业材料，艺术家往往只将其进行弯曲、钻孔等克制的改造。经傲过去的作品也往往保留材料本色，甚至，我们都可以用木、铁、铜这样的说法，来直接描述所看到的颜色。

本次展览中，艺术家进行了不一样的尝试，部分作品出现了鲜亮的色彩，例如《妖魔药丸》（2023）中色彩活泼的五色陶瓷球，以及《金筷子》（2023）铜和陶瓷上鲜明的黄。但最明显的一个特征还是红色系色彩的使用。《湿润的太阳》（2023）中右下方的陶瓷盘和玩具球叠加了两种鲜艳的红；《一种比喻》（2023）中的树枝看上去好像一个有着蓝绿斑纹的红色触手；在《棍立上去》（2023）中，几乎是素色裸露的陶瓷上，钻孔的位置被涂上了鲜亮的橘红。红色在这些作品中不仅是作为点缀的颜色，

还宣示着视觉的重点。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艺术家对引入色彩的诉求；做出改变可被视为摆脱束缚的一次尝试，但这些原色除了在视觉上引人注目之外，是否会沉淀成为个性化的视觉风格和语言还有待观察。

经傲将材料、物体置于相互关系的可能性中，通过处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创造出理想的新物体。几乎所有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拥有向外伸出的，缠绕、穿透体块的“枝条”。艺术家似乎有意借此消解其形态的固定和紧缩。这些枝条赋予了作品植物般的有机形态，同时也仿佛材料间无形联系的实体化。它们比块状的物体更灵活、更柔韧，纤细却提供必要的支撑。作品中频频出现的孔洞也是线条与块，线条与面发生交集的所在。

线的使用还有可能延续自经傲作品的另一个特征——声音。经傲过去的许多作品中都引入了听觉元素，而线的震动是乐器产生声音的常见方式之一。无论是机器自动，还是由观众手动，通过对材料的敲击、弹拨产生的声音都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早些时候展出过的，让悬挂的木头与旋转盘上的玻璃杯发生碰撞的《朝露》（2023）、邀请观者拿木槌敲击铜片的《停顿》（2023）都是典型的例子。与动态艺术强调运动不同，在经傲的作品中，运动是制造声音的一种途径。系统性地将声音作为雕塑、装置创作要素的年轻中国艺术家本就不多。她的作品不仅仅是聆听媒介化的扩音器声音，而是利用作品材料本身的物理属性即时制造声音，赋予作品现场性与表演性。而调动视觉以外的更多知觉，显然是当代展览发展出的需求。

三件从天花板垂下的装置巧妙地集结了上述特性，成为本次展览中最惹人注目的系列。在这三件名为“漂浮的错觉”的作品中，上下的电机带动下方的雕塑旋转，末端通过铃铛或金属间的敲击发出声音。在《漂浮的错觉3》（2023）里，上下两段金属枝条的直中带曲的弧度如同越过围墙的凌霄，枝条间由三段姿态柔软的陶瓷柱相连，下方的铜枝分开三叉分别系在陶瓷柱上，接着拧成一股，在接近地面的末端分开，再由三根较细的金属线向下汇集到一颗陶瓷铃铛上，在空间中勾勒出一个不规则的双棱锥。有趣的

是，电机理应以匀速进行水平转动，但是最下方的陶瓷铃铛却是随着某一刻枝条的颤动，间歇性地发出声响。通过作品中材料与形态的传递与转换，机器特有的均质运动成为了具有生物属性的脉动，最终发出震颤另一个生物的叮铛一响。

MAGICIAN SPACE

魔金石空间

magician.space

info@magician-space.com

+86 01 59789635

D, 798 Art Zone, Beijing

北京, 798 艺术区, D